

## 又見那年盛開

瀛苑副刊

文□花應善 圖□洪翎凱

漫步於校園內，我又見到了緋紅的山櫻花，卓然獨立於樓梯與街塵之間。

她的花期甚短，三月到四月吧，綠葉轉新紅的時候，卻醉人久長。前年，我還身為莘莘學子、汲汲營營於學業，孜孜矻矻乎下學而上達兩端，學習興起，就容易忽略平時近在身邊的人事。有一次，同行旁聽的友人悄悄地提醒我：「你知道嗎？山櫻花開了耶！一片鮮紅的，好漂亮！」我才慢慢想起來，原來季節已經不知不覺地轉換。原來，山櫻花盛開是這麼地好看啊！

自此以後，我便天天駐足於那一株緋紅底下，仰望她的美麗。自學期中到學期末，又從新學期到下學期。花季一過，那一株山櫻就會從「萬綠叢中一點紅」又重新躋身於新嫩的綠葉中，恰似過去風華絕代的少女，轉作洗淨鉛華的少婦；也彷彿人，只要曾經擁有過燦爛的時光，就能滿足地繼續存活一樣。

然而，印象這麼深刻的「第一次親密接觸」，日後卻教我惦惦念念。我開始期待她再度轉紅的時刻，學習卻未曾因此中斷。我還記得，第二次盼得花期到來，我便與當初「點醒」我的友人，相約在中午時分，找一間可以俯視她的空教室，一邊品嚐外邊買來的午餐，一邊「近水樓臺先得『櫻』」。

飯後，由於當時四書五經滿溢腹中，我與友人便拈來白色粉筆，在黑板上默默書寫近日讀書所得，或者對於時事的感慨，將這樣的感覺濃縮於經典的一句話或一段文意裡。記得比較清楚的是，有一次我在黑板上寫下：「仁遠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！」（《論語·述而篇》），寫完之後突生奇想：外頭的山櫻花不也是如此？「花期很遠嗎？我想要開花，花就開了呀！」望向窗外，那一株紅色的寧靜不語，內心覺得暗暗好笑，經典怎麼可以胡亂翻譯呢？

可是，這時代，毀經謗典、束書不觀的現代人呀！若山櫻花真有自然成仁的念頭，為何人卻總要離經叛道呢？我收拾飯後的垃圾，回歸座椅原狀，走出教室，往下一堂課教室的方向行去，卻沒有把黑板上的字擦掉——這是我與友人的習慣，希望用這樣靜默的方式，逐漸喚醒這社會已然冰冷的人心。

我們都希望，有人看見山櫻花的美麗時，與我們同樣駐足、歡欣、鼓舞；我們也希望，黑板上的字不要被下一堂課的老師、或是被熱心的同學幫下一堂上課的老師擦掉（我卻想問：若是真的熱心，還捨得擦掉這些經典上的字句嗎？）

我發現，駐足觀望山櫻的人愈來愈多了，也發現，那些寫在黑板上的字，沒有一個字跟著花季一起結束。這情形一直到我畢業去當兵，好像都還是這樣。道已遠人，人不同此心。

這次放假，走了一趟校園，又見那年盛開的山櫻。啊！山櫻啊！妳依然鮮紅得這麼好看，可是欣賞妳的人，仍存幾許？我愛妳在這裡，卻恨妳空栽美麗無人惜。還是〈紅豆〉詞寫得好：「可是我，有時候，寧願選擇留戀不放手。等到風景都看透，也許你會，陪我看細水長流。」歲月流轉，人事溯歷，我已不是當年的我，妳卻依然當年的山櫻。總是紅了又綠，謝了又開，恰似一種「有恨無人省」的孤傲，不計世人眼光，當美麗則美麗，該平凡便歸於平凡，也彷彿我，當年寫在黑板上的那一字一句，背後深刻的意義一樣。

中午時分，買了報紙和午餐，回到當年那間空教室。靜無人語的時刻，最適合靜心賞花；離去前，我為她拍了照，雖然每年的花季都如常，但曾經燦爛的回憶只有當下最覺滋味——那已經不只是美麗而已了，更多的是年月累積的深刻感受。只希望我能把風霜過後的成長都留給自己，一如妳無私的接受了日日月月無情的冷眼，還能這麼好看，還願意這麼好看。

我寫上了當年最有感觸的那一行字，並轉頭望向山櫻花的方向，然後想著：從今而後，還有人會在那黑板上，寫下教忠教孝的諄諄告誡嗎？還有人會惦惦念念著那些告誡的存在，能長如恆時綻放的花期嗎？社會、人心，能不能永恆如卿？

不要緊，不要緊，每年終有無可取代的緋紅，站在人間世上，也綻在我的心上。走之前，我希望下次再見。

